

只有
死鱼
才

順 流而 下

厚圃／著

厚圃
小说集



YZL10890116322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厚
圃
小
说
集

只
有
死
鱼
才

順
流
而
下



厚
圃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YZLI08901163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 厚圃小说集/厚圃著. 一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306-5871-0

I. ①只… II. ①厚…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208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54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2.00 元

让我们永远逆流而上

王祥夫

在全球化日渐加重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能够读到地域色彩鲜明如此的小说,这是我喜欢厚圃这本小说集的道理所在。如果说现实生活的变化过于激烈或前途未卜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抓住的某种东西也许就是日渐稀薄的乡情,“乡情”这个词再不单只能被当作“地域”去理解,但它与地域性似乎永远分不开。城市生活就难道没有乡情吗?我们常说的“家乡”未必就只能指乡村。当代小说令人不满的地方是弥漫着一种万事如常,人人安分的气氛。而厚圃的小说的另一好处就在于他的不安分,人与人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在他的小说里呈现了种种不好一下子解开或者永远无法解开的情感纠结,这便是生活的真相,这不安分让人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置身所在或情感方向。在真相往往被文字遮蔽不清的今天,如厚圃小说的敢于直面当下市井生活,这可能是我们乐于读它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厚圃的小说离种种市面上流行的意识形态很远,但离我们当下的生活十分近,我以为优秀的小说、或者是优秀的作家,他的出发点应该必须在此,只有当你迫近了当下的生活,你才有可能慢慢向他人的生活做感情移入,才有可能摆脱囿于书斋而普遍存在的局限性,对一个作家而言,个人的偏执和对现实生活的视而不见必定决定他在写作上的一次次失败。厚圃在写作上摆脱了高远的教

条,与生活保持着一种别样的亲密,从而发出他自己独特的声音。其小说《拦臂街上无秘密》、《前妻》、《王秀丽,你别哭》,尤其是《我们能否相信爱情》,相当深度地诉说了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本集子里《拖神》和《祖母》这两篇我以为可以放在一起读,可以让人触摸到过去生活的糙杂与筋骨,那远去的民俗一如已经发黄的年画画面,有着无穷的令人唏嘘的对乡情的怀念。一本小说集子的情感可以是统一的,但小说所能提供给我们的画面却不能是千篇一律,小说画面是一个重要问题,眼下许多只见故事而不见画面的小说往往抹杀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这两篇小说,在选材上也许可说它有些“陈旧”,但不妨碍它的依然好看。《祖母》这一篇,在人物形象的拿捏上,显得特别有力度,避免了此类题材和此类写法上常见的容易滑向的四分五裂。厚圃对他小说中的人物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不告诉人们他想要说什么,而是要人们去分析,比如,《成人礼》为什么要叫做“成人礼”?你必须让自己介入进去,只有介入进去方解其味。《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这一篇,也需要你把自己的情感介入进去。

读厚圃的小说,我常在心里想,作家的生活是什么?我以为,作家的生活就是永远要与百姓大众在一起!只此一点,厚圃的小说是好看的,哪怕他的写作态度让人觉得亲切而愚钝,却没有对写作经验的驾轻就熟,在厚圃的小说里面,没有当代文学潮来潮往客观原因促成的早熟——那种在写作上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早熟乃是当下作家们的癌症!我愿意厚圃在写作上永远保持对经验的恐惧,好的写作永远要与经验保持警觉的距离。

厚圃的这本小说集,旨在探索现实生活和个人命运的终极问题。

相信人们读厚圃这本小说会被其中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当下的时代表情所吸引。

让我们永远逆流而上!

目 录

成人礼·····	001
永生·····	013
祖母·····	023
我的小弗朗士·····	038
拦臂街上无秘密·····	044
我们能否相信爱情·····	059
前妻·····	085
喜酒·····	094
王秀丽,你别哭·····	113
橱窗里的女人·····	135
拖神·····	152
喜娇·····	182
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	247
四哥香·····	291
后记·····	332

成人礼

好多年前，仙桥街的尾巴上开了一家剃头铺。剃头铺挨着池塘，房子破旧，后墙有一截浸在水里，夏天好凉快。池塘的边上有座小庙，供着百爷公。百爷公具体管什么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它会保佑人畜平安。池塘的水绿得发黑，滑腻腻的，阳光在波尖上涂抹、跳跃，远远望去如无数水珠在巨大而肥厚的荷叶上滚来滚去。池塘四周，养鱼人用白灰画了一个个圆圈，说是吓水獭的人脸。水獭爱偷鱼，吃得肥滚滚，一旦被养鱼人逮住就会被剥皮破肚，用南姜、豆豉焖煮下酒。

001

在我的印象中，那家剃头铺的西墙挂着一面四方大镜，底部水银驳蚀，还有一片熟牛皮被蹭得肮脏油亮。镜子下面有一木架，窄窄的像道暗影，上面杂乱地放着剪刀、推子、梳子、剃刀、粉扑、耳耙一类搵食的家伙。屋子不大，光线却不错，一大早，阳光便穿过后窗，落在断砖砌成的水池上。那水池有三尺高，臂展长，客人剃完头就踱过去，坐在条凳上等待冲洗。对于有些男人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俏丽的老板娘阿娟就要出场了。她扭动腰肢，跷起小拇指，托一瓶对好的香皂水，那仪态犹如观音娘娘手持净瓶欲以甘露滋润万物。黏稠的香皂水一点点地滴到客人的头上，凉津津麻酥酥的。她纤长的手指开始来来回回地抓挠，那样子好像乐师对着古筝投入地弹奏。泡沫开始蓬松起来，雪花般地覆盖了“黑草地”。无论严寒酷暑，总有一湾暖暖的清水从壶嘴飞下，渗入头皮，汪开来，顺着发绺、鼻尖落入水池。水池的出水口很小，有时被成团的头发堵住，漂着泡沫的水便流得极慢，在铁丝罩上



堆起了白白的花儿。

剃头铺的老板叫杜顺，四十岁上下，刀条脸，小眼睛，瘦高个儿，爱喝酒，每回喝得像个红脸关公。就这样，他带着股很冲的酒气给客人剃头。别看他醉醺醺的，却从未失手过。老杜的老婆、也就是阿娟，比他要年轻十几岁，又细又弯的眉毛，两只眼睛会说话，嘴巴跟抹了蜜似的甜。仙桥街人都知道她是邻镇的，因家庭成分不好被耽误，只能凑合地嫁了。

那些臭男人想阿娟，又不好意思来，就打着帮衬老杜的旗号。我倒是不想来，每回老杜总要我让这个让那个的。可是我又不能不来，谁叫他是我父亲的把兄弟？

我要说的是一个夏天的中午，日头很毒，热气贴着地皮颤动，房屋像快要燃起来一样，街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四周很静，静得听得到木头因暴晒而裂开的响声。我混混沌沌地坐在那条被无数个屁股蹭得锃亮的长凳上，两条悬空的腿不停地甩动，接榫处发出了吱吱扭扭乏味的叫声。我在等该死的大脖子老赵。

老赵的脖子上有个红亮的大瘤，走起路来歪着脑袋像只觅食的番鸭。

在这么一个炎热的中午，连爱说爱笑的阿娟也打不起精神来，两三个盘碗在她手里叮叮当当地转动了老半天，中间还停下来发了一会儿愣，魂儿不知游到哪里去了。洗完了碗筷，她又从门后抽出把笤帚，弯下腰慢腾腾地将一团团的发丝扫成一堆。

有道白亮亮的影子如肥鱼般游进了我眼睛的余光里，我的腿一下不动了。

阿娟扫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来恨了我一眼。

“小东西。”她扯了扯领口低低地骂了一句。

我的目光呼地飞开。

剃头铺隔壁卖水果的张小妹说，阿娟的胸脯有那么高，是偷偷往奶罩里填了海绵。

张小妹曾经是仙桥街最引人注目的靓女，身材火辣，胆子又大，到处显山露水的，嫩后生见了都脸红。自从阿娟嫁过来后，她就迅速黯淡，再也没市场了。有一天，我和小永几个在街心水泥地上钉了枚镍币，然后躲到一边观“景”。那天日光如水，假如说大街像一条宽阔而空虚的河流，那枚崭新的镍币就是熠熠发光的小贝壳。阿娟来了，她一弯腰，两大半白滚滚的奶子就从领口袒出来，天哪，要是张小妹看到了肯定也会惊呼：一山更比一山高。

好不容易盼到老赵起身，我赶紧上前把座位霸住。可是，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我的哥们儿小永被他父亲拎着耳朵像头肥猪嘟嘟囔囔地撞进来。

“反了你，小小年纪学人家剃什么流氓头。”他父亲粗着嗓门儿骂，感觉却像在指责老杜。

刚才在外面我才碰见乌强，他笑嘻嘻地凑到我耳边说，小永的小鸡鸡痒了，这回肯定会倒大霉。

老杜摊着手解释：“你儿子非要我照着电视里的明星剃，香港人就喜欢这种派头，长头发，大鬓角。”

我们镇文化站有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把几条街的老人小孩全吸引过来，闹哄哄地挤成一堆跟烤火似的。

“老张，你说怎么弄？”老杜瞪着眼睛满脸的不高兴。要每个人都来返工，都要他剃上两遍，那生意还怎么做？

小永的父亲说：“就平头，越短越好。”

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把位子让给了小永。

小永不肯坐，老杜就拿出往瓦罐里装酸菜的架势硬把他压进去。屁股都落到椅子上了，他还装模作样地挣扎几下，像要竭力挽回一丝脸面。他父亲可不像老杜那么客气，大手一叉把他掇了个牛饮水，两只眼睛只能盯着自己的脚尖。

老杜就趁机上推子。那个黑糊糊的家伙如拉犁的牛从小永的头顶呼呼走过，排下一道道青白的头皮。有好几回小永抬起头来，



狠狠地剜了他父亲一眼，嘴里念念有词，像在诅咒他不得好死。

剃平头就像割草，是件粗活儿，没什么好讲究的，转眼间新潮的小永又恢复到过去土里土气的模样。我过去拍拍他肩，安慰他说：“剃得不错。”

这句话一箭双雕，既抚摸了小永的疼痛处，又拍了老杜的马屁，等会儿他好专心给我干活儿。

专拣软柿子捏的小永对我凶得像条狗，“不错个屁！”

我才懒得理他呢，一屁股落在被他坐得发烫的椅子上。

老杜胡乱给我系上一件脏乎乎的罩衣，见我的目光还尾随着小永，就毫不客气地将我的头扳正，托住，生怕掉下去一样，然后往后一仰，觑着眼，摆出一副认真观察、谨慎入手的姿态，就好像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发型师。

我正要说点儿什么，他突然又撒手不管了，踮着脚尖溜到一边去。

老杜就这衰样，在他眼里我永远是个屁股都不会擦的小傻帽儿。

待他慌里慌张地跑过来，阿娟的咒骂声已经席卷而来，“死酒鬼！‘好吃不如懒做’，干脆关门算了，你赚的钱还不够买酒喝……”

老杜浑身散发着酒气，一声不吭地用指甲奋力掏着自己的耳洞。

我不喜欢老杜用蜡黄的长指甲把我的头皮抓得沙沙直响，我更受不了他耳洞里的那撮黑毛。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地问：“为什么不把你、你耳朵里的那些毛……剪掉？”

他噓了一声，故作神秘地说：“你不懂，这叫厕上樱花——算命先生说过，旺财！”

“旺财还用得着给人剃头？”我皱起鼻子不屑地说。

“闭上你的臭嘴。剃头怎么啦？行行出状元，捡破烂的还成破

烂王呢。”

“算命先生还说你喜得贵子，怎么就没见你生出来？”我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这下可真捅了马蜂窝，谁不知道阿娟嫁给老杜好几年，肚子始终没有变化。老杜就天天打她，没夜没日地折腾，最终还是没有效果。听说阿娟一怒之下跑到医院做了检查，回来后老杜就矮了三分，酒越喝越多。

大家心知肚明，老杜变得那么怕阿娟，一定是被她抓住了什么把柄。

我的话无异于往这对夫妇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阿娟气得快不行，要不是老杜拦住，她非得给我一耳光。

“我们不想要，吹咩？要是生了个像你这样的儿子，不把我们气死才怪呢。”老杜故意这么说，又大声问我：“快说，留长点还是短点？”

“你能给我剃小永的那种头吗？”

“平头？”

“飞机头。”

我铆足了劲儿说。

他足足看了我一分钟说：“喔喔，你不是也想让我返工吧？老子吃饱了撑的啊。”

我要作出回应，就听到门边传来一阵响响的脚步声，屋里暗了一下，有个人进来。

“肖镇长？”老杜扭过头去，烫到了似的叫起来。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短袖的白衬衫，皮肤黝黑，抹过发蜡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苍蝇在上面怕也站不住脚。他的样子看上去要比老杜年轻个好几岁。

老杜停下了手头的活弓着龙虾腰问：“你都好久没来了，又去城里开会？”



镇长凑到镜子前察看布满红丝的眼睛，敷衍地说：“上头来人，陪他们四处转转。生意还好吧？”

“还好还好。”老杜边说边推我，见我死死抓着扶手不肯动，就压低声音说，“小子，快下来，让大人先剃。”

我摸着阴阳头愤怒地抗议：“我的头是不是要剃到晚上？让了一个又一个。”

“去去去，一边待着，”老杜赶牲畜似的朝着我低吼，又仰起脸，像跟我又像跟镇长说：“领导的时间多宝贵呀，操心的可是大事情。”

我一离座，老杜就拿起毛巾抽了几下，不知道是在清理椅子上的发屑还是在给它降温。

“早上还掐着指头算，快一个月，镇长的头发也该长长了，我差点儿就叫阿娟去请你呢。”

“阿娟呢？出去了？”镇长坐下来架起一条腿问。

老杜还没回答，就有轻轻的几声娇笑在空气中丝缕般地扯开来。

“在呢，您老人家一来就跟查户口似的。”

阿娟从后边的茅房急匆匆跑出来，双手还在给裤腰侧边的小带子打结。午间的疲态在她脸上一扫而光，生火，煮水，泡功夫茶，动作麻利得很。茶熟了，她又一小杯一小杯地端给镇长喝。茶香在空气中弥散，把我馋得不停地咽口水，却没人招呼我喝一杯。看着这对势利鬼，我的肺都快气炸了。

镇长的头终于剃完了，老杜解开系在他身上的罩衣哗哗地抖了两下，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纤细的毛发，把我的鼻孔弄得痒痒的。接下来该轮到阿娟给镇长洗头了。

我噌地凑上前，可镇长并不急，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边呼噜噜地喝茶边冲着阿娟笑：“呵呵，这茶不错，不错。”

“哪有这样吹嘘自己的？”阿娟的声音跟叫春似的，听得我一

身的鸡皮疙瘩。“这可是您上次捎来的‘一枝春’呀。”

“瞧我这记性，哈哈，刚刚人家还给了几包好烟，惦记着给老杜捎来，没想到一转身就忘了。”

镇长的目光还在阿娟的脸上赖着不走。

“不用不用，您看您已经把我们照顾得这么周全了。”老杜赶紧说。

镇长站起身来，转了转脖子，甩了甩胳膊，活络一下筋骨，爽朗地说：“谁叫咱俩是老同学呀。”

见到我抢到座位上，老杜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就不再说话，嘴巴绷得紧紧的，对着我的头东一剪西一剪叉干草似的，头发纷纷扬扬地从我的眼前飘落下来。

虽说老杜从不收我的剃头钱，我还是窝了一肚子火。下次不来了，这点儿钱老子又不是掏不起？我在父亲面前不止一次地发过这样的牢骚。父亲有父亲的道理，他说叫你去不是为了省钱，你

007

去是给杜叔叔“做脸”。

我知道，男人与男人之间最讲究的就是面子。

很快，阴阳头变成了青皮梨。我对着镜子转动着脑瓜，准备给老杜挑刺，没想到水池那个不易觉察的角落一下子闪入镜子里，跳进我的眼帘。阿娟的屁股像口大锅挂在那里，有只手在上面又捏又掐，像在检查篮球的气儿足不足，够不够弹力。我敢说，那只手绝非阿娟的手，阿娟的手纤长白嫩，哪有这么粗的骨节和筋络？我吓得赶紧闭上眼睛。不可能，一定是看走眼了。我使劲地眨了眨眼，又忍不住扭过头去。我突然的举动把老杜吓坏了，他拿着剪刀的手悬在半空中，眼睛也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我还没看清楚，脑瓜就被他粗鲁地旋过来。

他的双手扶着我的肩，不停地战栗，那种战栗像冷到了极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老杜哪还有心思干活儿？他面如死灰地僵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镜子里，惊讶，沮丧，还有一种被逼入

成
人
礼



死角的恐惧。

镇长洗好头，缠了条雪白的毛巾，看起来像个阿拉伯人。他趴在水池边上，由阿娟替他松骨。极少有客人得到这样的优待。阿娟合起手掌一心一意地敲打着他的脊椎骨，笃笃的空响和镇长的哼唧唧唧变得格外刺耳。

镇长过来时，那里早就虚位以待。我坐在条凳上，屏住呼吸，心里有种预感，某件惊心动魄的事就要发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老杜替他的老同学重新披上罩衣，又细心地在他的脖子上垫了条干净的毛巾，调整好椅背，两只手搭在他肩上轻轻一按，他就斜斜地滑下去，眼睛微闭，那惬意的样子像在沙滩上晒太阳。

老杜开始往他的唇上、腮边、下巴抹肥皂水。我看见镇长不停地咽口水，喉结处像毛根没拔净的鸭脖长满了青蓝色的胡碴儿。

老杜转过身去挑了把剃刀，对着那块熟牛皮使劲地蹭几下，像戏里“白鼻头（花花公子）”玩折扇一样绕着虎口旋了几转，半空中立刻划出一圈圈白光。

阿娟不经意地抬头，碰到老杜的目光，像被什么击中，差点儿叫出声来。她的手下意识地扶住池沿，帮着发软的双腿托住身体。

老杜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似笑非笑，这种怪怪的表情谁见了一辈子都忘不掉。

镇长还在闭目养神，对慢慢逼近的危险浑然不觉。他听见老杜响响地咳了一声，似乎往地上射了口浓痰。

“老同学，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老杜从喉底挤出的声音发出微微的颤抖。

镇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蹙了蹙眉头。自从他当了镇长，老杜就再也不敢以老同学相称了。

“什么事？”

“阿娟的体检报告是不是你找人办的？”

镇长像被噪音吵醒了一般，微微睁开眼。老杜的脸离他极近，都变形了，像要把他的脸压成饼子。

“我让那条‘母狗’怀上了。”老杜轻轻地说。

“你真拿那个寡妇试了？我不过随便跟你开了个玩笑。”

镇长压低声音说，眼珠子直往下找，眼皮底下的刀柄渐渐地清晰起来，这时他才感觉到脖子上挂着的那一丝冰凉，如细细的寒风掠过。他的心忽地沉了下去。

“我哪敢不听您的，镇长大人。”老杜明白，自己果真上了这对狗男女的当。

“你要干什么？”镇长将收回的目光狠狠地掷到老杜的脸上。

“我想听你说实话。”

“你想听我说实话？好，我说给你听——李老三把你踩在脚下，是谁把你拽起来让你骑到他的脖子上去的？是谁给你开的剃头铺？是谁帮你讨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是谁他妈的一年到头对你有求必应让你活得像个人样？老子，是老子！狗杂种，这些就是大实话。”

镇长面无惧色。他当过地雷兵，早把生死看得比纸灰还轻。

“你对我的好，我念你一辈子。”

老杜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光了衣衫，羞惭难当直淌虚汗。

“好，做人不忘本就好。”镇长大声说，像在给这件事下结论。

“可是，阿娟已经是我的老婆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老杜噤着说着。

“哼，不一样？”镇长发出了冷笑，“她要是生得了孩子哪还有你的份？做梦去吧！”

老杜的手又开始抖起来，然后是肩膀、胳膊和牙齿。老同学，他的大媒，原来是把他当成垃圾桶，玩够了就把阿娟丢进来，想玩了又捡了回去。他真想一刀切下去，让鲜血喷溅，再转身干掉那个



贱人，然后自己结果自己。可是，他被镇长那股理直气壮、视死如归的气魄镇住了，竟老半天不敢动弹。

“没有我，你能给她什么？”镇长缓缓地闭上眼睛，平静而又安详，“老杜啊老杜，你是拿剃刀的，我是拿公章的，这就是命。如果你不认命，我也不认命，这个世界就会乱套了。”

“乱套？乱套？”老杜哑着声，把这几个字搁在嘴里嚼着，仿佛可以嚼出什么滋味来。

“给我快点儿，他们还在等我开会呢。”

我看见老杜挺直的身板像个遭火烤的鱿鱼干，蜷曲，收缩。他的手开始滞重而缓慢地移动，前前后后忙活开来。

凝固的空气像解了冻，哗啦啦地流动出声音。

阿娟长长地舒了口气，苏醒过来一般，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捡起掉在地上的毛巾一瘸一拐地晃到后头去。

“老杜，你今天的手脚真不利索。”镇长用调侃的语气说。

老杜犹豫了一下，哼哼哈哈地敷衍：“细心一点儿好，细心一点儿好。”

剃完头，镇长摸出几张崭新的钞票用力拍在木架上，背起了双手大摇大摆地走出那道窄门，没一会儿又折回来朗声说：“我那辆单车要换了，什么时候叫阿娟过来骑走吧。”

四周很快又恢复了阒静。

老杜不知喊了几遍我才回过神来。我朝门口望了望，证实再也没人来了，这才战战兢兢地爬上椅子去，用镇长的余温暖暖着冰冷的屁股蛋。

老杜默不作声地给我收拾了一通，说：“好了。”

“还没剃胡子呢。”

就为这事，我已向他交涉过无数次。

“小猪光溜溜，哪来的毛呀……”

老杜故作轻松地说，跟以往不同的是，他真的拿起了剃刀。

“好你个老杜，终于没把我当孩子了。”我得意地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羡慕梁山好汉们那一脸的胡须。男人不长胡子就没了威严少了霸气，一点儿都不阳刚。听老人们说，用生姜给孩子擦眉毛，眉毛就会长得又快又密，我也试过用生姜搓唇边、下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看看有没有长出硬硬的胡子来，结果手指掠过处仍是些软塌塌的绒毛。

老杜从没这么认真对待我，他将肥皂水抹到我的唇边，鬓角下。我能感受到他粗糙的手指掠过我娇嫩皮肤时的灼热，还有肥皂水渗入我嘴角的咸味。他俯下身来，一身浓重的汗臭、酒臭快要让我窒息了。他一只手托住我的下巴，剃刀自鬓角凉凉地掠过。我仿佛听到刷刷刷的响声，看见胡子大片大片地落下来，脸上的皮肤变得洁净、光滑，散发出肥皂水的香气。

自始至终老杜一言不发，那一会儿给我的感觉却像漫长的一年。

剃完了，他狠狠地将剃刀钉在木架上，走开了，刀柄还在微微颤动。

我吐了吐舌头，伸着脖子摸了摸剃过的地方，皮肤有点儿紧绷绷的，像长了层壳。我相信只有用这样的大剃刀刮过，胡子才能变硬、变粗，莽莽丛生，我才能真正长大成人。

阿娟过来了，紧抿着嘴，颤动着手里的圆口刷子掸去我脖子上的碎发。她还弯下腰来鼓起腮吹了又吹，一股抹了酒精似的清凉顺着脊梁骨一直痒到我的脚趾尖。

临走时我掏出自己的零花钱，学着那个镇长响响地拍在木架上。

“谢了。”我挺起小胸脯大声说。

一出门，就看见老杜坐在铺窗前的一个石墩上，手里晃动着一只空瓶子，眼窝里闪动着两大朵混浊的泪花。